



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外的纪念碑

吕梁市石楼县,位于吕梁山西麓、黄河东岸,晋陕峡谷南端。这里山高沟深,黄河蜿蜒,自古为晋西咽喉要道。1936年,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以石楼为指挥枢纽与前沿阵地,开启了为期75天的东征作战。硝烟散尽,山河如故,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中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仍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而又热血沸腾的历史。

山河回响 黄河见证

——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印象

红军长征之后的抉择

我们是在午后的阳光下到达石楼的,县城不大,一派欣欣向荣。90年前,这里迎来了一支独特的队伍,翻开了一段光荣的岁月。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万里跋涉,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落脚点。不过彼时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正陷入四面围困、物资匮乏、生存艰难的境地,红军立足陕北之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陕北土地贫瘠、气候苦寒、物产稀缺,连年战乱导致田地荒芜、民生凋敝。数万红军驻扎于此,粮食、衣物、弹药、药品全面短缺。战士们冬无棉衣、食无饱饭、枪械老旧、弹药奇缺,伤员无法及时救治,部队难以开展整训扩充。狭小贫瘠的陕北根据地,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红军主力长期驻扎休整与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调整部署,调集重兵对陕北根据地实施全面“围剿”。阎锡山部署数万晋绥军驻守黄河东岸,构筑层层碉堡防线,严密封锁黄河渡口,阻断红军东进通道;西北国民党军、东北军、西北军从西、北、南三面合围,对陕北根据地形成铁桶式封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蚕食华北国土,炮制分裂阴谋,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当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持续内战、消极抗日,国内抗日救亡呼声高涨却缺乏统一引领。彼时红军偏居陕北一隅,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难以传播到华北、中原等区域,无法有效凝聚全国抗日力量。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华北发展、对日直接作战”的战略方针,东渡黄河、进军山西的东征战略决策应运而生。



纪念馆中一级文物羊皮筏



红军东征中使用过的军号



聂荣臻的旧手表

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正式签发《东征作战命令》,最初拟定2月21日20时全线统一渡河。因全军筹备高效、军民配合紧密,各项渡河准备提前完成,指挥部果断决定提前至2月20日20时全线发起渡河总攻。

战前数日,红军隐蔽集结于陕北清涧、绥德沿黄河渡口,开展秘密筹备。彼时阎锡山为阻断红军东进,早已下令收缴、焚毁黄河沿岸所有民船,拆除渡口设施,依托黄河天险修筑数百里碉堡封锁线,部署重兵严防死守,妄图凭借天险将红军困死陕北。

危急时刻,陕北百姓全力支援,自发捐献家中珍藏的羊皮浮筒,连夜赶制简易羊皮筏。百姓拆房取木、捆扎皮筏、修补器具,短短数日就为红军赶制出数百只渡河皮筏与简易舟具。这也是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中一级文物羊皮筏的历史由来,每一处磨损、每一道绳痕,都是军

红军主力进入山西后,迅速调整作战部署,依托吕梁山区有利地形,兵分多路、纵深推进,在山西50多个县开展了大规模机动作战,历时两个多月、大小战斗百余次,彻底打乱国民党军事部署,打出了红军军威与抗日声势。

1936年3月10日兑九峪大捷后,红军主力在大麦郊地区休整整编,随后兵分两路、全面推进:红一军团北上,转战汾阳、孝义、岚县、兴县等地,扫清晋西敌军据点,扩大北部作战区域;红十五军团南下,挺进临汾、洪洞、曲沃一带,开辟南部战场。两路大军灵活开展运动战、游击战,避免击虚、精准歼敌,连续攻克多处城镇据点,击溃多股晋绥军主力,快速扩大作战版图与政治影响。

随着红军战果不断扩大,国民党当局紧急调集重兵围剿,集结晋绥军、中央军共计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围剿吕梁山区,妄图围歼东征红军。面对敌众我

东征路上的红色枢纽

民同心、共破难关的鲜活见证。

东征主力为红一方面军,总兵力1.3万余人,由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军作战。作战部队分为两大主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配备炮兵、工兵、侦察兵等兵种,装备精简、机动性强、作战经验丰富。

同时明确内外防御部署,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及陕北地方游击队留守陕甘根据地,负责守卫后方、保卫根据地群众、阻击西线敌军偷袭,确保东征大军无后顾之忧;3月31日,红二十八军后续东渡黄河参战,进一步增强东征作战力量。

在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羊皮浮筒展柜的旁边,聂荣臻的旧手表也在讲述一段历史细节。在部署东征渡河行动时,全军缺乏统一计时工具,各部缴获的旧手表快慢不一,常常出现时间争议。中央军委明确指令:渡河行动统一于2月20日20时启动,以聂荣臻之表为准。一块普通旧表,

成为上万东征将士强渡黄河的时间基准。这块历经长征战火的腕表,表盘斑驳,标定了东征大军出发的历史时刻。

2月20日20时,北起绥德河口、南至清涧河口,红军将士兵分多路,隐蔽强渡。红军突击队员腰系浮筒、乘着羊皮筏,在炮火中冲破冰浪,率先在石楼贺家洼登岸。

2月21日,毛泽东随总部机关从清涧河口渡口东渡黄河,进驻石楼前线指挥中枢,统筹全局、运筹帷幄。至2月23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顺利东渡黄河,彻底突破阎锡山经营数年的三百余里黄河封锁线。红军迅速占领山西三交、留誉、义牒、转角镇等村镇,掌控多处黄河渡口,开辟出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河东前沿根据地,东征首战大获全胜。

渡河成功后,红军总部正式进驻石楼,石楼自此成为红军东征的军事指挥中心、政治决策中心、群众工作中心,成为东征战役的核心枢纽。

转战山西75天

寡、重兵压境的态势,红军果断调整战术,放弃强攻硬拼,依托山区地形灵活周旋、伺机歼敌,保存有生力量,同时持续开展扩红、筹款、群众宣传工作,为有序回师做好全面铺垫。

山西作战期间,红军严格遵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的纪律。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中珍藏的赔偿细瓷碗,便是最好见证:一名红军战士不慎打碎老乡粗瓷碗,主动以细瓷碗赔偿,小小瓷碗承载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作风与真挚的军民情谊,让山西百姓彻底认清红军救国为民的初心。

1936年5月2日至5月5日,东征各路大军分批有序撤离山西,从清水关、铁罗关等黄河渡口西渡。5月5日,红军凯旋陕北,历时75天的红军东征战役圆满收官。同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主动宣告结束东征作战,率先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

东征期间,红军累计歼灭国民党军

7个团,击溃敌军多部,俘虏官兵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火炮20余门,缴获大量弹药、战马、军需物资;新增红军战士8000余人;累计筹集银圆30万枚。回师陕北后,红军迅速投入根据地重建、部队整训、群众安抚工作,全面巩固陕北革命大本营,为后续红军西征、全民抗战积蓄了力量。

红军东征,常常被称作长征的继续和延伸。东征把红军的军事行动、政治宣传和群众工作推向新的区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力,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战的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红军在山西播撒了大量革命火种,建立多处临时苏维埃政权、基层革命组织和游击小组,培养了一批本地革命骨干,让吕梁、晋西地区成为重要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为后续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埋下伏笔。

文/图 霜枫酒红



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外景